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表二

出師表 蜀漢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

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侯毀敗

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彈李平表　諸葛亮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亡憂國之志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説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

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自劾表　諸葛亮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

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遺表　諸葛亮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必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

陛下

辭先主表　孟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

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妄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内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廵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

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壊實斯人是頼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求自試表 魏曹植

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習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
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
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
謬舉虛受謂之尸禄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
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
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
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

良授能以方叔名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者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

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身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岍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辠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

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王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

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葢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

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紱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

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廻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

顧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懐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懐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諫伐遼東表　曹植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

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覲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或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瀸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觧於外民罷困

於內促耕不鮮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傜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邮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薦劉邵表 夏侯忠

伏見常侍劉邵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直之士服其和平良正清靜之士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積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

翼機事內謨帷幄當與國道俱隆此非世俗之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邵承清問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者矣

理張温表　吳駱統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

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舋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者也夫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縱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

世世人未有踰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忽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

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鋭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强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

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

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恊原康耶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咨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宫之内瞰四國之外炤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羿闔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

倉卒之間猶難即别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意纎矖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六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表三

讓開府表 晉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歲受任内外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

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誡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葢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

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媿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禄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内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

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走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

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進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閔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請保慎表 華嶠

伏惟聖體漸就和平上下同慶不覺忭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勿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慎以成日新之

福冲静和氣嗇養精神顧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進諸葛亮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朂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猶然存録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

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竒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民追思以

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逺譬也孟軻有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使死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逺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

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讓中書令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

繁省闥出領六軍十餘年閒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閒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

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茍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

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
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
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
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
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
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
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逮何事背時違上自

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爲國取侮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理劉司空表 盧諶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奸邪

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僇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吕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懐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

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僇之殃門族受纖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幷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

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張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咨宣此旨求詔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

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闕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
滎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
事遂不許引路丹誠亦心卒不上達匹磾凡眷喪亡嗣
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交家懷邪樂
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稾弓陰圖作亂欲
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
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
皆憑向琨若琨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

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並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畧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効節於一方上不得誠歸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横加誣謗言琨欲窺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蹻蹈亂亡之際夾肩

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僇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

之人襲匹磾之迹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惟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畧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究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

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奄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壓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註律表　張裴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

其理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随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是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機畧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王者立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勑慎之經皆

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道舉而錯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輙相依准法律之義也

上三國志注表 宋 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

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誠慱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畧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

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實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罄勵分絶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詣闕上表 宋 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絶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𠴲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横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

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僇司敗以正
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
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
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
欲爲逆節之臯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
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忿其生實悲其痛誠
復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欵仰
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

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答詔問四足翼鷄表　北魏崔光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鷄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劉向以爲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鷄

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愽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

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闗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貫誼

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務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㪚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昔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簡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慱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

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答詔示秃鶖表　崔光

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者也解云秃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於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慱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率惡鵩賈誼忌鵬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况今親入宫禁爲人

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稲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灾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

讓左僕射初表　陳徐陵

臣聞五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强壯無歎耆老臣勵則胄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容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請開獻書表　隋牛弘

經籍所興繇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歷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者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治道治國立身作

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宫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

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猶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内經更著

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熄集已多足得
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
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冦竊競興因河
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
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
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可
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
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

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藏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髙

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秩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

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恊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籍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

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昭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八至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表四

論時事表 唐李綱

臣某言臣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宰臣旦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迎送道路不絶又斥辱功

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踰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喧藉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勅並行雖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的從授官介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爵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𢷬其間或時進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畧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

日頹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罔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陳則天幸三陽宮表 張說

臣說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覽忠臣不敢隱忠以曲辭伏願陛下特加裁察陛下乜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㫖愚臣固陋恐非長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陽城一百餘里有伊水之隔崿阪之峻過涉夏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

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積粟利器蘊若丘山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敗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輳填城溢郭併揷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止不知庇託孤惸老疾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造設奇巧誘掖上心鑿山疏觀竭流漲海

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僅三十里出入來去雜人甚多外無墻垣扃禁内有榛薉谿谷猛獸所伏暴遻是憑陛下往來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容易也易曰思患豫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

有胡寇覘邊南有夷獠騷徼闗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慮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阻盤遊之娛閒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雖末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辠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歷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在璿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敇造游儀以測七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敇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簡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

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令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别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水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

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鏁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隂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思非所能及望録付史館宣示百僚使知告成之功廻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諫鑾駕親征表　蘇頲

臣某言皇情慜彼邊甿念兹凶醜必親弔伐臣聞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若吐蕃者鼠竊豕食猶魚躍釜中耳又何足以當陛下之怒哉臣愚竊以為不可何也頻歲以來百姓不足岐隴河渭動無儲廩今大駕遠征供置倉卒若緩之以法必乏我軍興如急之以刑則人無所措此時不可也乘邊將士或交鋒刃飛書報捷首尾繼來料賊之勢不復支久陛下若輕車電發則戲持重之慮如按部天行又非赴敵之義此勢不可也蓋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謂蕃貢有闕王命征之於是乎理

兵其剱獲斛而止非謂擐甲臨軍敵人畏之莫敢戰也是以古者聖帝明王無親將也云黄帝五十三戰者即締構草昧非太平之本也故自阪泉之後修身養德與七聖遊於具茨三皇齊而訪道令陛下鳳翔藩邸龍躍御天不日再造乾坤一呼而撥定禍亂是則聖過黄帝而經綸之業備矣故當高居深視制禮作樂禪梁甫登崆峒雅歌從容爲後王法閫外之事屬諸將軍何至厭玉輦甘金革邀功馬上爲一人之敵也今吐蕃遣偏裨

小醜干犯大國我軍未捷而恥已深而陛下又將屈至尊遠為之敵使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猶未足以誇四夷適足以驕敵人羞天下也又扈從之人半非鬬士使給往來日費千金與其傾耗資儲孰若回募驍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敢死之師當疲老之寇若排山壓卵何必勞聖躬哉況事有不可輕敵有不可小者昔周師困於祝䶵漢祖厄於平城安可謂吐蕃無祝䶵耶河右無平城耶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人終日不離輜重不可

忽也臣又聞吐蕃之入也惟趣羊馬不至殺掠於人但剥體取衣以窮冠耳又數道俱進按隊徐行者若有所望恐連謀北方陛下如必親戎邁於岐隴脫幽并警候靈夏馳烽突厥之騎南侵猶如吐蕃之勢長安百姓驚擾太上皇帝豈不憂勞陛下以三賊憑陵誰者先擊豈可拄西軍之衆分御北方野次之間遥謀廟堂不戰之策帝城空虛衆亦何仰臣固曰居中制勝爲防萌杜漸之上畧也今但發近縣之兵擇良能之將重爲之募嚴

爲之約其敗衂失律者已加必罰之誅矣其勇敢殺敵者亦願加信賞之勸焉兼購賊中有能斬酋帥以下歸降者及邊軍之士俘馘醜虜者並厚爲賞格以班之我軍必大振矣彼賊聞之自鮮而去也又承萬騎官者數千其受國恩亦已多矣並習練梟雄遠近所憚陛下若拔爲將帥或備軍行勒以從征足可滅賊也又數十年來人之多幸乃有全軀保妻子之臣親戚貪佞之輩並入厭階勲家盈封爵乃至紫衣塞路朱服滿朝皆能侵

國害人未見尺功寸效自陛下欲櫛風沐雨親冒邊塵不聞獻一奇輸一策主憂臣辱請代此行而但糜府庫之財殫征稅之奉嗚呼此所謂六蝎五蠹者是也臣所以痛心椎膺而願為陛下言之耳何不簡冗食重禄之夫權令禦寇此但惜身自當爲國而容養蠹蝎輕勞聖躬賈誼所以長歎息繼之慟哭爲此也昔楚漢相持楚强而漢弱漢祖猶曰使刑徒擊公吾不能鬬力也區區之時猶能如此况今四海之内皆爲臣妾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而蕞爾一寇如一蚊之附九牛陛下便欲降萬乘之尊親銜櫱之變輕其尊重逸此庸臣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夫三皇善用仁聖五帝善用智勇陛下當三五之運而捨其所長非英武之稱也議者或爲陛下前欲征匈奴制行而止令必須一出示信萬人此大謬也夫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故不厭詐而尚以權今以陛下英雄之資發親征之令敵聞而懼我勢已張更練熊羆推轂將帥見可而進應變如神適謂幽遠而難知河漢而

不測人是以服信是以孚夫何疑也今夫頓岐隴之外擾疲弊之人率徵之兵不過數萬阻饑積歲師不宿飽州縣急於供費力不足以救邊軍容制於部伍勢不足以赴敵脫邊騎紛擾京城空虛人情易動難安不可不慮也如太上皇暫勤旰食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也惟陛下圖之今卜征有期不可頓止但更延發日示擇良辰以候西軍動静以爲長策臣愚所陳衆計亦願陛下擇善而從之臣聞資父事君惟忠與孝况臣

職忝衮闕逾念讜言苟益涓塵死而無悔昨四日已於閤門封進一表恐未周覽今復盡愚非敢阻於成規實願廣於天聽輕言時政伏待刑辟

請替李邕死表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

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丙戎齊不覇東海矣
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
難不茍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
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
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
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人所
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
吏訊之閒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

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皙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欵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能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憾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

以贖邕雁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寛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黄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反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有曰鄉人皆惡之

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唯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唯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罪

請罷姚州屯戍表　張柬之

臣某言臣伏聞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請内屬漢置

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利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軍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

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旣多歷慱南山涉蘭倉水更置慱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慱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言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鎭守人問其故亮言置留

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吏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且縱且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叨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唱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此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

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

中騷擾於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奸無耻無厭狼藉至此今不問夷夏負辠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隷嶲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於文祖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於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於

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偏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紀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

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别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専憑緯文事非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歴自臨

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荅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令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呈上儻事有可採斷之聖慮也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世不敢依違不敢激訐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

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士之孤或親推轊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

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廵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方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鋭吞噬河南廵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宫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廵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逩出

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强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凶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

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廵以食人愚廵以守死臣竊痛之令臣敢取十倫以議廵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廵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録瑜棄瑕今衆議廵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

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録瑕棄瑜
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逆方背德人鬼所仇朝廷
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廵朝廷不登坐
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
死節此廵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廵以數千之
衆橫而制之若無廵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
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
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廵以堅

壘扼其東故陜鄏一戰而敵騎北走王師因之而制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廵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廵死也此廵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廵所以固守者非惟懐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廵之情可求矣設使廵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

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

廵所保戶口克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强死為厲遊䰟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廵既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以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䰟葬送廵幷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䰟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寃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廵遊廵之生平臣所知悉今廵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禄若不時紀録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廵生死

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覲覿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浹於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録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

責躬薦弟表 王維

臣維稽首言臣年老力衰心昏眼暗自料涯分其能幾何久竊天官每慚尸素頃又没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陛下矜其愚弱託病被囚不賜疵瑕

累遷省閣昭雪罪累免負惡名在於微臣百生萬足昔在賊地泣血自思一日得見聖朝即願出家修道及奉明主伏戀仁恩貪冒官榮荏苒歲月不知止足尚忝簪裾始願屢違私心自咎臣又聞用不才之士才臣不來賞無功之人功臣不勸有國大體為政本源非敢議論他人竊以兄弟自比臣弟蜀州刺史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為國竭力守城臣即陷在賊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縉前後歷任所在著聲臣忝職甚多曾

無裨益臣政不如弟二也臣頃負累繫在三司繒上表
祈哀請代臣罪臣之於繒一無憂憐臣義不如弟三也
繒之判策屢登科甲衆推才名素在臣上小言淺學不
足爲文臣才不如弟四也繒言不忤物行不上人植性
謙和執心平直臣無度量實自空疎臣德不如弟五也
臣之五短弟之五長加以有功又能爲政顧臣謬官華
省而弟遠守方州外媿妨賢内慙比義痛心疾首以日
爲年臣又逼近懸車朝暮入地闃然孤獨迥無子孫弟

之與臣更相爲命兩人又俱白首一別恐隔黄泉儻得同居相視而没泯滅之際魂魄有依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賜弟散職令在朝廷臣當苦行齋心弟自竭誠盡節並願肝腦塗地隕越爲期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馬之意何足動天臣不勝私情懇迫之至

請施莊爲寺表　王維

臣維稽首臣聞罔極之恩豈有能報終天不返何堪永思然要欲强有所爲自寛其痛釋教有崇樹功德弘濟

幽冥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於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爲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請終日常積懇誠又屬元聖中興羣生受福臣至庸朽得備周行無以謝生將何荅施願獻如天之壽長爲率土之君惟佛之力可憑施寺之心轉切効微塵於天地固先國而後家敢以烏鼠私情冒觸

天聽伏乞施此莊爲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欵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八